智育影院 六月廿三日起映 上海之戰

大光明 六月廿五日起映 自由之花

本埠民衆電影院新到友聯公司出品社會警世愛情偵探新片「美人魂」不日公映 聞該片劇情最佳 表演細緻佈景周到 且爲新片光綫異常明亮

民衆影院 六月二十三日起 曹操逼宮

大春秋 [illegible] 大麯酒發號設順中街長

順中街（即東門街口）新張紀念 自陰歷五月初一日起十五日止九折歡迎 地址：祠堂街一六五號

新詞曲本 [illegible]

官鑄成 [illegible] 號 發顯長予介紹

笑 笑 笑 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成都新聞

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（星期一）

第肆壹玖號

社址 寶御街壹伍肆號

每份售錢貳百文

每日出版一小張

嘉業印刷社代印

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八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

論女性的解決

（尹止）

據優生學的統計，男子壽一百歲，女子壽約一百齡五六歲，生物界普通以女性生活力較強；而數量則男性較多，亦成爲一種自然的選擇而使種種類優生，蕃衍。

若干年來已有婦女解放的呼聲了，但一提倡「佛化」，對於婦女運動是一大創，佛家小乘之憎恨女人，大概遠過於現代西洋之憎惡女性者，律宗中抬頭望女人便是罪惡，——那麽引現代人的「邏輯」而引申之吧：夫其既憎惡之矣，必有可憎可惡之道理也。

但「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」，可見佛對於生命的實質，原來不因性別而分高下，天女將舍利弗一下化爲女人，說：「如非女而現女身，一切女人亦復如是，雖現女身而非女也」。再爾舍利弗又變回來，問道：「女身色相，今何所在？」舍利弗只得說：「女身色相，無在無不在」。——可見憎恨女性，是未曾認識生命之實質（即算是實質無有，便可以「實相」，或「實境」，或「原始」，或「本身」來解釋之），而不會攄到人生！

在哲理上除地位爭平了；但在實際上還需要無窮的解放。如果婦女不自求解放，則男子有使之自求解放之必要。但目前不是有婦女運動麽？這些景況頗有不同的，「又當別論」！

女子斥男子不愛國，爲什麽不打仗去呢？國家是男性管理，便這麽弄糟的，隱約以爲女子當政，便要大愛國了。——非也，男性將國家弄不好，女性更不行。這是爲政者的心理。——而實際上女子從來不希望男子去打仗。還倒是弱者代爲想出的「反撲」！

小報大事記

▲南京叢（二十二）電 立法院養晨開會 孫主席討論要案多件

▲上海叢（二十二）電 首次飛航蘭甯綫之歐亞機本午四時返滬云

摩登社交 三從四德

我國舊時稱女子爲「閨閣千金」，「出嫁叫做「出閣」，做了人家的妻子，叫做「內人」，都足證自古以來，中國舊式家庭的女子，對於社交二字，完全沒有關係，在家從父，女子是男子的女兒，出嫁從夫，女子是男子的妻子；夫死從子，女子是男子的母親，這就是說，舊式女子自己沒有獨立資格的，終身屬於男子，與社會也沒有什麼關係。

至於舊式婦女的四德，不出乎孝敬父母翁姑的範圍，婦德，不外乎昏定晨省，相夫教子之類，婦言，指做人出言有禮，待人接物，心平氣和，婦容，並非是衣著不奢華，梳裝常齊正，婦功，就是在家服務，洗衣煮飯，刺繡紡織之類，可見中國婦女的四德，完全是家庭的道德，絕對不含些社會交際的意味。

小舞台 嫘姮配

第六幕 借逃 （笑）

並未敢作苟合月下花前，自古道感知己死而無憾，又何惜扮家奴混進府衙，倘若是有私情神天可鑒，到後來死非命尸骨不全，少夫人與小生留個臉面，下一次我不敢再犯疑嫌，（正旦點頭向旦介）爲嫂看奚生品貌非凡，吾妹賞識不差，但是喜期逼近，兩人又情投義合，吾妹既不願嫁梅生，奚生亦誓不娶他人，勢有難已，滔事如何處置（旦唱）妹此時面含羞方寸已亂，想不出好計畫只望垂憐，生死權在嫂嫂手中掌握，應如何巧安（正旦介）嫂悉妹所言，（唱）大家一商，他兩人吐實言毫無遮掩，異才子愛佳人情有可原，雖難同聖賢學一塵不染，究非若效自由私結姻緣，但不過忘形骸情而不亂，矢志他不配梅氏兒男，是舊何可折散，我做个作合人達變通權，梅家子太橫行大禍不遠，待異日成全他破鏡重圓，依我計你二人收拾逃竄，我自有善後計一力承擔，（介）事到如今，倘不設个權變之計，强迫吾妹嫁到梅家必然一死，且辜負奚生之才，情義中斷，此刻必須決計逃出，吾妹帶了心腹丫環，暫隨王乳母尋一僻靜鄉村居住，梅氏惡貫滿盈，不久自見，必無良結果，奚先生此去仍居舊家，發奮攻書，將來成名，氏當作合一段姻緣，天下有志竟成，妹子此番出去，（未完）

千秋美名（七）「續」

增棻

抗日鼓詞

話說吉林地方有個義士，姓劉名剛，會有幾畝薄田，念了幾句詩書，耕讀爲業，家庭倘稱小康，只有一房妻室，日子過得倒也融洽，因爲日本無故佔我關東，惹得夫婦二人怒髮衝冠，義憤膺胸，劉剛不顧一切，別了家鄉，逕往投軍，立誓殺敵，好不痛快人也，

瀋陽城臨黑江邊，斜陽餘語鎖寒煙，昔日繁華愁滿眼，錦繡山河去不還，俺劉剛思想來看不慣，加入義勇軍與他拚命戰，鉄肝鉄胆忠家國，匹馬單人前線闖，深深入到倭奴腹心來，殺得他落花流水人馬散，抱頭逃命如同鼠亂竄，鮮血成流成河，尸身橫堆堆成山，這才算祖國愁苦眉頭揚一揚，像俺爲國爲民英雄胆，倒也是中國難挑難選，倒也是四萬萬人中一勇男，倒也是青年同胞模範，

話說劉剛一位妻室，名叫蓮香，十分誠意愛國，常鼓勵丈夫作岳武穆第二，將家有資財盡行捐助義勇軍，蓮香自告奮勇，謀工作，餬口，困難非常，除了倭奴進逼城垣，殺燒姦擄，厲害異常，便孤自整裝逃避遠方，一路風吹雨打，倍極慘悽，

社會怪現狀

紀實諷刺 社會小說

夢叔

169

第三十五回 賽犬場勸化沈迷客 水晶宮初遇舞明星

話休煩絮。李老二曉得小谷已把素貞搶走。就此不去和他爲難。小谷依然花天酒地的逍遙滬上。現時暫無書說。迴筆再敍素貞。挈行李趕到滬甯車站。買票登車。走到二等室中坐下。一剎那上來一個軍官模樣的男客。見了素貞。就笑容可掬的招呼道。可是到蘇州去。素貞認得他叫楊小霖。是吳師長的朋友。便領首應道。是的。常言道。吃一次苦。學一次乖。素貞經過了李老二的尋仇結寃。深悔戒心。處處留意。不敢多和男性搭訕。那小霖是個色中餓鬼。而且曉得吳師長逃亡在外。跟見素貞子身無伴。便在一旁坐下。含笑問道。近日吳兄有無家報寄回。素貞很不耐煩的答道。沒有。小霖道。有人說起他到過關外的。怎麼不曾給信你呢。素貞答道。諒來他另有戀人。所以一年多杳無音信咧。小霖道。現在俗尙自由。男子固可另擇戀人。就是女子也不希受拘束。盡可另抱琵琶。你何必眼巴巴去望他呢。老弟說起他倒山已倒了。你還是早爲計。常言道。靑春不再來。紅顏易遲暮。你年紀老了。那時再去找得到如意郎君呢。素貞心想你這個人心術不正。背後離間朋友的家室。無非想吊膀子。端是李老二一流人物。還是不和他多說多話的好。倒是火車上不能逃避的。只有到女廁所裏去躲一回吧。打定主意。立身起來向小霖說道。對不起。幾件東西替我照顧一回。我要去解一個小解。小霖以爲她片刻即來。預備計多說話。不料素貞等在女廁所裏大解。然後向面盆裏漫條斯理的洗滌柔荑。直到崑山停車。爲防有人上車搶去座頭。方纔一溜烟走回原座。小霖含笑問道。你莫不是有什麼暗毛病。小解如此長久。不妨老實告訴我。我會醫治的。素貞答道。沒有什麼暗毛病。

和合[illegible]

本行現有大批[illegible]底價拍賣 歡迎參觀

地址：[illegible]街

玉獅帶代訂預約處
府石橋錦章圖書局
總府街鴻文書局
春熙路亞光文化社
東御街崇業印刷社

祠堂街永興街口對門
清汁豆漿
衛生專門
豆乳甘芳適口
冷熱俱備
每碗售錢一千二百文
雞蛋糕每个四百文

專教駕駛修理汽車續招二期生
地點東馬棚街廿一號
印有詳章備索

建南土漂種
總府街昌館對門新華旅樓上黃金窖[illegible]
建南土每杯四千
三層樓上每杯三千
[illegible]

小舞台
成都唯一無二戲園
本日唱演風流小生
每位票價二百文
全月包廂三角

完全國貨之化學工業用品
最高酒精 無臭無水
汽水 無塵減菌
銀花露 無塵去熱
供化學裝醫藥工業等用
批發零售如假包退
注意 酒精分四種隨顧主選用
岳府街七號李仁記

白濁靈根丸
廣東學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 五淋白濁
七日除根永不翻發
諸君若患淋濁不服[illegible]
發行處 [illegible]府街生生藥房

廣告價目
本報銷場普遍，如登廣告收效必宏，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，餘類推，大廣告及大字不登

招登廣告
玉獅帶書內
本報所載玉獅帶早已膾炙人口，初集不日出書，茲特廉價招登廣告，本書銷路甚廣，如登廣告，收效必宏，茲訂書內夾頁半面六元，全頁十二元，書後外完全面十元

愛國歷史長篇小說

玉獅帶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第四十六回 坐山虎計賺滕金定 楊際昌火焚水月庵

到鄉打獵，無奈一草一木，都像是美人儀兒，心裡着實難捨，莫精神趣的，回到營中，冗坐思想，又命心腹前去探聽，知道是滕蛟的妹子，只當尚未字人，心中大喜，本來他同滕蛟，時常會面，從此便小意奉承，極力取好，滕蛟雖心厭其人，但因同僚關係，不便過拂其意，只得虛與周旋，龍彪得尺進步，竟過府拜謁，時邀飲宴，極力誇張，自己與太師的關係，並願與滕蛟說項指日可望升遷，滕蛟本英雄襟懷，不疑龍彪有此忘想，這夜調查着，沈謙密令滕蛟辦事，諒必深夜始歸，便代領一般心腹小卒，來到滕宅，假言打獵遲回，不能進城，特借宿一宵，小卒傳話進去，滕金定當官兒尚未在家中，不便留客，正說着，已見龍彪走進中堂，滿面春風，行禮說道，久慕賢妹，文武雙絕，才容兼備，今幸相見，快慰三生，金定因是哥哥的朋友，見龍彪行禮，急轉身萬福答道，家兄未歸，舍無長男，不便留客，幸勿介意，龍彪早已饞涎欲滴，此時相近咫尺，覺得一陣香味，混合撲鼻，不禁心癢難撓，一時情不自禁，竟趁金定萬福之時，一手拉住葇荑笑道，妹妹何必多心，我們是自家人一樣，在這裡睡一晚，未必妹妹還怕吃虧嗎，說罷嘻皮笑臉，望着金定，金定見狀大驚，嬌軀一扭，照手縮回，聽到吃虧兩字，不由柳眉倒豎，戟指龍彪大聲罵道，狗強盜賊性未改，胆敢調笑姑娘，少時我哥哥回來，你休想活命，龍彪只當金定武功平常，又仗着自己入步，真乃色胆如天，聞言縱聲狂笑道，自那日一見妹妹之面，竟至忘餐廢寢，縈聞賢妹尚待字閨中，下官不才，現為太師心腹，指日富貴極品，也不辱沒賢妹，今來特爲此事，欲親行下聘，諒想賢妹，無有二言罷，金定只氣得銀牙咬碎，暗想這人武藝，甚是精明，並有一隊官軍，倘若動起手來，震動附近駐軍，仍是他們御營同僚，官官相衛，決難取勝，不如權與委蛇，到了人靜之時，奴用暗器，先打死這個狗官，然後代領奴僕，殺散官軍，萬一惹了大禍，便逃上大安山去，主意打定，當即強顏說道，這件事到好，只怕有一個人不答應，我須得同他商量一會，龍彪不待話畢，便搶着說道，未必滕蛟，還不允許嗎，我們近日，常在一處，並且他還求我，替他在太師面前吹噓咧，他小小一個文職獄官，還看我們堂堂一個統帶妹婿，無有不喜歡的，金定道，不是我哥哥不應允，我還須得同一個要緊人，商量一會，就出來回話，說着，一聲吩咐看茶，竟翩然進室去了，龍彪只喜得抓耳撓腮，向着身邊校尉，擠眉雜眼，說不出的快活，坐在中堂，專等回話不提，卻說滕金定，退進宿房，急將釵環卸去，全身結束停當，換去厚底弓鞋，穿上魚鱗劍靴，將錦背弓扣在背上，套好平弓箭，腰纏流星，斜插單刀，外罩繡花鸞鳳五彩大氅，並命四名貼身丫環，將細軟金銀，收拾停妥，以備不測，主婢結扎齊整，瞧樓二鼓已過，龍彪正等得心煩意燥，忽見金定珊珊走出，不由大喜，急忙搶步上前，正欲問他商量之事如何，金定趁勢，劈面一個嘴錘，只打得龍彪牙血長流，頓時無明火冒，暴跳如雷，厲聲罵道，不識好歹的殘婢，來呀，與我綁了，一聲吩咐，擁出八名大漢，一吼上前，金定略展臂腿，當即跌倒四個，龍彪大怒，急命從軍把火，將住宅圍住，說着一拋大氅，拔出竹葉雙鋒刀，一指金定罵道，殘婢如不俯順龍爺，休想活命，金定也拔出單刀罵道，狗子真乃造死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說着金蓮一點，已撲進紅門，雙手合抱刀靶，對準心窩，一刀刺來，

玉獅帶預約

◀◀書額將滿▶▶

本報玉獅帶，行將出版，為歡迎讀者起見，特提出五百部，折本歡迎，除預約期限雖尚未滿，而書已滿額，代訂處不計外，本報已預定出四百七十餘部，似此已經超過，特從本日起，以十日為限，過期決行截止，愛讀諸君，尚希注意為荷

浪淘沙

九一八作

吹夢到遼東。燭影搖紅。神州破碎漏聲中。望斷白山與黑水。兩度秋風。歌哭欲無從。遍地沙蟲。北門險要盡成空。何日匹夫齊奮起。痛飲黃龍。一夕起狂瀾。萬里河山。失時容易得時艱。天不誤人人自誤。積毀虛孱。切莫再偷安。風雨迷漫。鯨吞虎視正眈眈。商女不知亡國恨。千古心酸。

▲也是心理學

一 未結婚前的光陰恨他過去太慢，越想他快點到來，但是越覺得一天一天越慢起來，允許十天以後還錢給債主，總希望這十天有二十天長，就或有辦法，但是這一天一天的光陰反而一天一天加倍的縮短起來。

若從夢中得到好境域，總希望是有實現的可能，若遇着壞的事情，總希望是做夢的幻境。

人家發了財，自己總希望家也有如此的命運，人家死了人，自己總希望永遠不發生這樣的變故。

我們當有要緊事情的時候，要到一個地方去，想要快點到，但是那條路，故意長了些似的。

惟恐某種寶貴東西用完沒辦法時，而某種東西越是完畢的快。

本來不愛某種式樣和花彩的衣服，但為愛人愛的原故，也不得不對這種樣式與花彩發生愛情。

笑話

（續）

某私塾先生講孟子見梁惠王，至王曰：叟。時，一學生起而喜曰：吾今日乃知孟子是女人！否則惠王何以稱伊曰嫂乎？

某私塾生，性頑皮，然極靈敏，常顛倒四書句綴以成文，讀之令人噴飯，曰：二女裸，浴乎沂，子在川上曰，飲哉，彼哉，盍美矣，惜乎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，子路聞之喜，竊負而逃，子曰，野哉由也，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居，是何傷哉？

武俠小說

大明廿七俠

第十五回 牛兒哭訴親王府 校尉捉拿龍寶山

（二七）（假名）

且待孤家請旨，捉了龍寶山來，問過口供，少不得要參核相國的，請且回府聽參罷，李朝宗也沒好氣的，起身回了個是，下官回去，詳細調查，果真舉賢不當，下官不待千歲參奏，也要自請議處的，且待龍知府到京校再說罷，說着便打了一躬，告辭回相府而去，奸王見李朝宗去了，便傳諭着錦衣校尉四名，會同王府差官四名，禁軍二十名，齎了諭旨，前往淮安府，將龍寶山拿解來京，聽候法辦，校尉等應聲領旨，立刻點了二十名禁軍，向淮安府而去，正是

叱咤風雲變色彩。生殺由己鬼神驚。

畢竟龍寶山被拿解京，如何辦法，請看下文分解，

第十六回 劉管家夤夜出城 馬義士水涯訪友

話說義慶王在朝中，本有個百官總己以聽的地位，先斬後奏的權衡，故此他可以下一道諭旨，差錦衣前往淮安府，拿解龍寶山到京，當時錦衣衛同着差官，領着禁軍，星夜往淮安進發，到得淮安城中，早有那些善於逢迎的文武官員，聞風前來迎接，龍公因在公堂審理案件，只差了兩個師爺，代表迎接，錦衣衛等人，狐假虎威，見知府不曾來接，一齊鼻孔裏哼了一聲，說好大架子的知府，我等正爲你來的呢，一行人一逕到了淮安知府衙門，龍公方知係王府派來人，提拿本人進京的，遂命退了堂，開中門迎接，將錦衣衛等人，迎到大堂上面，開讀王爺諭旨，龍公遵旨，將一切未了事宜，交由二衙代理，並置酒請各位錦衣衛差官等人，邀本城文武官作陪，酒飯畢後，錦衣衛同着差官，